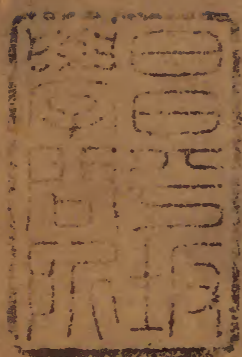


四書說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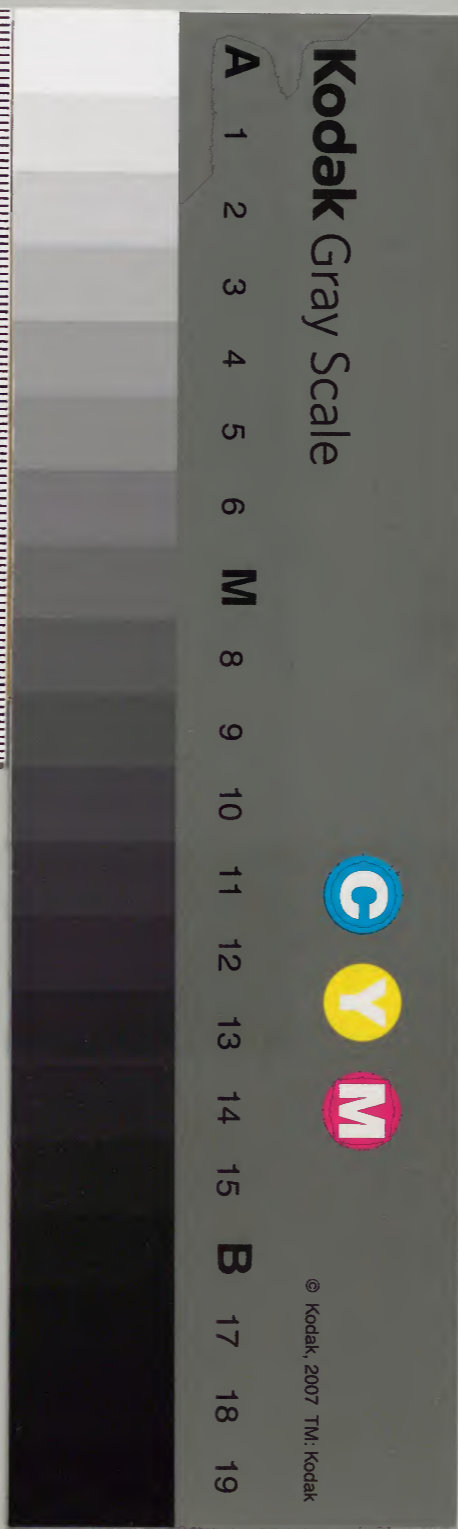
論語八衍里仁

五

漢書門
八五三九
函號類
一八
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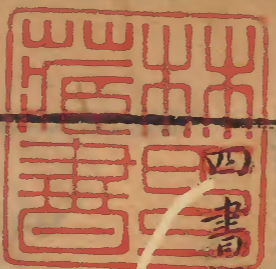
漢書
八五三九
冊架
二七
函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35
冊數 18 ( 4 )
函號 277 117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書說約卷之五



論語二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邢疏謂者評論之稱季氏魯卿於時當桓子也桓子用此八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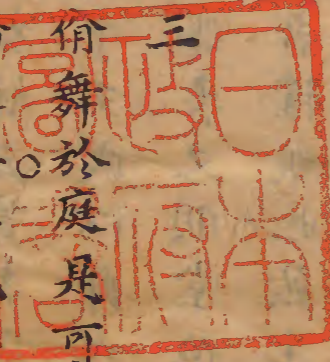
舞於家廟之庭故孔子譏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孔子所

譏之語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羽數自八以下杜預云

吳郡

顧夢麟慶士纂輯 庫

揚 孫子常參定



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魯○以○周○公○之○  
 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此○季○氏○所○以○得○僭○之○由○魯○得○用○  
 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  
 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  
 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  
 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  
 若○用○之○他○廟○亦○為○僭○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  
 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  
 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

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識○之○故○知○桓○子○也○何○休○云○  
 僭○齊○也○下○効○上○之○辭○季○氏○陪○臣○也○而○効○君○於○上○故○云○僭○也○  
 大○全○馮○厚○齋○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  
 三○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  
 而○僭○天○子○矣○  
 語○類○季○氏○八○佾○止○是○多○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夫○子○就○其○事○責○之○  
 若○三○家○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夫○子○引○其○詩○以○曉○之○  
 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  
 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存疑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此事大矣。天下不義之事。孰有過於此者哉。孰字還輕。謝注不是。故圈外之。

愚按存疑是。故曰尚忍為之。蒙引解同。○大全小注前後本自清楚。豈但行文有次第。觀書亦有次第。雜却即非也。○孔子謂

季氏八佾舞於庭。十字當作一句讀。記者語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九字方是孔子語。孔子口中未嘗說他舞八佾。但是字

指此。故記者繫之。猶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孔子口中未嘗說仲弓。而意則謂仲弓。故亦繫之也。邢疏早自明白。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集解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

邢疏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牙之後。季

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大全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

仲叔季分為三氏也。愚按其後仲孫又改為孟。說已見前。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邢疏如。奈也。奈此禮樂何。

大全朱子曰仁者與愛之理別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着。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着。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

語類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問集注云。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昇禮樂。○林放問禮之本。

大全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物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

子曰大哉問

大全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

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大全朱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字太熟文行得皆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

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其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止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為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或問夫子之所論。四者均在去取之間。語類奢易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底可添得。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鄭氏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  
 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  
 辭孰不可忍疾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  
 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  
 其言邇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  
 正教所不知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蒞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

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昔禮  
 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集解馬曰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  
 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  
 誣而祭之

大全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  
 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語類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曾是故意為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

愚按大夫之於天子家臣之於諸侯皆曰陪臣故前何休及此兩章注互言之邢疏曰陪重也諸侯既為天子之臣故謂諸侯之臣為陪臣則但指何氏馬氏之云也陪臣竊國命此陪臣自對國字說可見陪之訓重只是重了一層之意○大全倪氏曰祭山曰旅蓋本禹貢蔡蒙旅平注言此二山治功畢而旅祭之然案邢疏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云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禮書亦

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又似無祭山曰旅之說故馬氏但曰旅祭名而集注亦因之爾雅又云祭山曰庶縣郭氏云或庶或縣置之於山言以黃玉及璧也○大宗伯注又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沉爾雅或異代法耳疏又云旅是祈禱之名凶謂年穀不熟裁謂水火也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與正祭同故旅不如祀之備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大全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



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揖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衆耦在三耦之外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而坐。取置上之觶。與立飲。卒解坐奠於豐下。與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二凡耦。各服其所宜服。

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飲。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朱子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畢竟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

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  
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  
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

愚按。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然卿大夫士又各有鄉射。禮記注  
呂氏曰。諸侯之射為大射。卿大夫士之射為鄉射。是也。此只論  
君子無爭。似不必專主大射立說。又凡射列為三耦。雖許氏又  
引八耦四耦等說。然羣書為數不同。且事繫天子諸侯。即不必  
切無爭之義。亦闕如可也。凡射三耦。皆選比為之。餘即各自取  
匹。為衆耦。蓋聽自量其材力。所當集注云。侯衆耦皆降。謂此勿

混也。射一耦。兩人。曰上射。下射。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  
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令足而  
俟。物者射時所立處。謂之物者。猶言事也。君子所有事也。蓋工  
人。士與梓人。以丹墨畫而成之。一從一橫。從者如竒。長三尺。橫  
者如武。尺二寸也。兩物相距容弓。則六尺。為上射。下射。兩人相  
距之限。儀禮曰。射自楹間。物長如竒。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是也。  
竒者。矢幹本長二尺。距隨長武者。一舉足謂之。跬。再舉足謂之。  
武。武為六尺。則跬是三尺。射者履物。不過此也。若橫計之。則中  
人之跡。當尺二寸。故云。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幃席為之。袒決。遂

者。袒左。免衣。決象骨為之。着右。巨指。鈎弦。闔體。遂。朱韋為之。着左臂。遂弦者也。勝者飲。不勝者猶執。張弓示能用也。不勝者弛弓示不能用也。附儀禮注。杞也。然案字書。弓把中也。必把字之誤。又字書。弛弓附中也。勝者左執。張弓。右手挾弦。負者弓弛。即不挾弦。故曰遂以執附。言兩手執之也。比於禮樂者。禮記注言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樂一終為一節。射必乘矢。則應四節。若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狸首七節。則先歌三節。各存四節。以應四矢。餘可類推也。因大全所引有未通解者。又畧疏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大全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雙峰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也。素以為絢一句。比也。蒙引上二句。即素也。絢在其外。

子曰。繪事後素。

愚按集注以合饒說。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倩盼二句。此節注曰。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前節注曰。言人有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則繪事似可兼喻容服。朱子或問。但

指粉黛。○考工句，依周禮鄭注，本是倒說，不如不用。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大全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南軒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為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

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益如此，可謂知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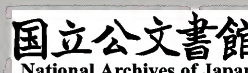
愚按素以為絢一句，子夏亦是讀得滑了。若以素字小頓，即後

字在其中矣。禮後乎一句，豈獨夫子言後素時思量未到，連子夏問為絢時亦本無是解，故見引觸之妙，不然亦如後人以成見說詩久無詩矣。又何可言之與乎。大抵子貢子夏兩章皆是逐層生出，觀知來起予四字，固見髣髴也。○子貢本不論詩而

知詩，子夏只是論詩而不止於詩，可言同與如是。○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大全雙峰饒氏曰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况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微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祀宋可證得聖人論著二代之禮與周禮竝存以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祀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已○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

不可考特有關耳○雲峰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微不信其謹重如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為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為杞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略有存焉者然其為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詹氏道傳曰微子至戴公凡九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愚按大段只是云言之不是用之也故集注但云是則吾能取



之以證吾言不必深求。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大全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于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于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如○此○即○魯○祭○非○禮○灌而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于陽也○僭祭之罪雖大而其

亦○不○必○說○出○并○明○下○章○也○來已久且國惡當諱解急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

之實病不可不有以歲之○朱子曰周禘帝嚳以后稷配○或

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

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

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

即周公之所出故也

備攷按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

獻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

以實彝而陳之濯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

事將灌。則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禘。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筭彝之鬱。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為一獻。后乃以圭瓚酌。黃彝之鬱。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二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饌饋既殊。而樂奏亦異。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夫全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遠絕。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





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

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為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况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自榦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為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

語類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自非極其至誠。

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問以魯人僭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也。便自易。蒙引禘之說。大指只是先王以天下養之心。推之以及其至遠之祖耳。故不王不禘。心雖無窮。而今則有限也。○集注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此接上文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言其難知也。蓋此道理極深微而遠大。粗淺底人如何推度得到此。自非自得此一段深遠意思。行便不到。故程子曰。惟聖

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周家自成。康以後。固無不禘者。大抵都是依故事行耳。若求能得此一段意思者。蓋寡。故曰非或人所及也。○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集注不足以與此。指講禮者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集解孔曰。神謂祭百神。

大全朱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謁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

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

蒙引言先祖則父母亦在其中省文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集解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

大全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

蒙引此章重在前條此節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

見

愚按如不祭以心言無其神以事言若又一意故圈外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大全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

祀門孟冬祀行○朱子曰陞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杖處陞非可

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

為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

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閭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

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

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



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軒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與媚竈皆何所益？蓋胸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大金朱子曰：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

既詳，豈可更略略則姦完愈滋矣。○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

文也。○程氏復心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之。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焉。周盛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富矣。燔黍捭豚。汙尊。杯飲。必其時可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以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醞在室。澄酒在下。不用於此時。不文矣。簣桴土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郁郁乎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愚按諸說三句語氣本直。新安陳氏說亦是。旁人論如此。夫子固未嘗曰。吾從周初之文。不從周末之文也。俗說多事。或又云周監二代。從周即是從二代。尤非語氣。不可從。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邢疏。左傳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廟也。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鄉邑大夫。左傳稱鄉人。統故。此謂孔子為鄉人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註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

大全朱子曰。觀或稱鄉人之子。知其為少賤之時。○呼鄉人之

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者。○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執事不可不問。固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或人謂夫子為鄰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大全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仁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標。謂侯人射中也。從侯從矢象形。鵠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新安陳氏曰。



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及也愚按為力不同科言為此之故射不主皮此孔子自解經語也楊氏注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強而至二句雖圈外然極妙儀禮不主皮鄭注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則似不但不主於貫革亦并不責其中近於兒戲矣恐必以今解為正周禮鄉大夫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注則大段似言田說每禽三十之餘陳於澤而共射取之又非貫革與不貫革及棲候張獸之解馬氏亦槩引之者非也麟又思之凡讀注必以圈內外為判者圈内必是正說圈外即其餘意也今楊氏中○可以○學○二○句○本○妙○而○置○圈○外○圈○內○則○但○云○射○以○觀○德○自○克○商○已○然○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孔○子○歎○之○則○思○古○者○思○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即○解○力○不○同○科○亦○以○明○昔○不○尚○力○而○今○又○尚○力○天○下○紛○紜○多○事○耳○意○不○在○貫○革○不○貫○革○也○今○說○家○於○末○句○不○曰○盛○時○之○難○再○而○但○曰○古○事○之○不○復○便○只○見○得○一○半○此○語○實○悔○翁○定○是○首○肯

備攷史記散軍郊射。右射狸首。左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散軍。放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郊之中也。革甲鎧也。軍中射主穿札。及○看○即○知○言○今○不○用○禮○也行禮射不復用穿札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集解鄭曰。牲生曰餼。

邢疏。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用生羊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傳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享廟。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必以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杜預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効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

田書說約

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則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批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以故告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朝廟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杜預以明堂與祖廟為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廟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

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即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

大金胡氏曰。告朔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相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說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歲也。明以後不復識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

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歟。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楛。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楛。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楛。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大金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

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于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厚齊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為諂。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朱子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胡氏曰觀詩

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

蒙引本文哀字當憂字說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大全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栢周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朱子曰只是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封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扮榆社之類○慶源輔

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魏氏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

危宰我不能以是為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集解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事已行不可復追咎

大全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大全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規模是就他設施處

說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大全厚齋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仁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懸法蓋方臺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若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邢疏釋宮云屏謂之楹郭璞曰小墻當門中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玄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

以惟是也。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坫，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

大全古注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東陽許氏曰：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酬畢，覆爵於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朱子曰：古人論王霸

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接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厚齋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



斥之以魯西之所不為。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誼。或幾乎熄矣。○雲峰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蒙引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它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

愚按蒙引說是。器小是槩說。不可預始下兩項也。故或問又曰。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自說不得。大器即有王佐之才。亦不可三歸反坫。如此方是無弊之指。○只霸字對王字。私字對公字。便見他小器。惟褊淺故卑狹。如器已滿者。不可更加也。言不可加之。而大此最易與奢僭相混。○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大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益

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而樂。可正也。○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程氏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分數。又須得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累累如貫珠。故至於成。

存疑。縱放也。謂大作也。蓋始作在於八音齊舉。逮既齊了。遂大作也。始作無多。縱之後有許多。到以成亦無多。會孟子言金聲玉振。金聲即始作。玉振即以成。中間皆縱之也。愚按。正注純皦繹本三平。謝注以繹如連以成。則似言成之繹如也。但文法一倒耳。又自以作從成。為三平。另一說不可混。○繹如亦即在純皦之中。細分之覺如此耳。若獨派繹如於以成。似未穩。雖子常頗從之。麟未信也。○正樂事體大。然本文止言音節。恐大段只在此。說得太深。玄者俱謬。○蒙引說八音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各有高下。

清濁故聖人括之以黃鍾太簇等之六律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難解此頗見鬲鬲也。宮商角徵羽次序以分數之多寡言宮  
最濁商次濁角徵清微濁微稍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  
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  
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六  
律為之音大祭祀大饗大射大師大饗各有事而凡國瞽矇正  
焉固其職也賈疏亦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瞽矇屬  
焉受其政教然則語之豈為是與亦不必言將正樂矣。木文  
邢疏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非是大司樂樂官之長

掌教國子六樂六舞等必有目者為之。大師又是瞽人之中樂  
官之長故夫子但語之以聲音節奏大師對小師而言賈疏就  
瞽之中命大賢知為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為小師是也。晉杜蒯  
云曠大師也亦瞽為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  
鐸

存疑孔子周流四方雖不得有所遇想在當時望治者必以聖  
人失位為患故封人一見夫子遂以何患於喪慰二三子此亦

據理而言耳。而聖人終於喪者。則理有不可推。不可以是而病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大金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彊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着不好時節。故盡

美而未盡善。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

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

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

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

語類善者美之實。實只是事。是武王之事。不稱也。舜之德性之

武王反之。是他身上事。與揖遜征誅不相干。問性之反之似

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他樂

所以見不得。

蒙引盡美盡善俱是指樂言。集注是推原其所以然處。舜有

紹堯致治之功。武王有伐紂救民之功。布之於聲。形之於容。皆  
 盡美也。然舜之致治。以性之之德為之。德既極盛。其有天下也。  
 又以揖遜。非出於力取。此器之所以盡善也。武王之救民者。乃  
 以反之之德為之。既非性之者比。又以征誅。費力而得天下。不  
 若揖遜之自然。此武之所以未盡善也。揖遜征誅之事。皆布在  
 聲容之間。而性之反之之德。亦著於聲容之表。  
 愚按子謂與子曰。畢竟不同。子謂記者。約撮之辭。亦記者敘述  
 之辭也。若曰。夫子曾言如此耳。或索之愈深。則離之愈遠。如何。  
 章有兩謂字。語氣定當屬記者。或始前語類。作見夫子之能  
 聞樂而知德自妙。與在齊一例。美善與至於斯。皆不可深求。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大全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  
 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  
 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  
 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  
 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  
 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  
 語類。居上緊要在寬。為禮緊要在敬。居喪緊要在哀。三者俱無。

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不曾一般。將以何者觀之哉。言將甚麼看它。它都無了。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大全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為文。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土。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耶。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

成其德。調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雲峰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大全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朱子曰。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腳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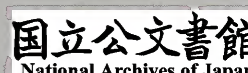
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

愚按存疑說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則集注之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皆繫於上兩句說。此章蓋專論處遇也。注時麟意只疑下兩句當急顧上兩句者，猶是依稀之解。若但做下兩句文字，遂忘却約樂者，又不必言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平○舊○誤○作○曰○也○正者理之得也。○  
○大○全○朱○子○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

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自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程子只着公正兩字解這處，其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向處。○雙峰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



愚按饒氏說仁字剖析精矣。雖心之德之中尚有如此流別。今人亂將愛之理夾雜說能好固是愛。能惡是要成就那人亦是愛。何處得此解者。總是見識搖惑不定也。○此段自不仁者以下三四章論仁。皆是說心之德與愛之理無涉。○讀注讀大全緊要是以圈內外為別。今大全中有兩說不定者。因各繫其說之下以備參解故也。若只專意圈內而圈外畧之。亦去搖惑一半矣。然如以愛之理混說在此章內。又是杜撰出來者。不在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大全如苟日新之苟。○朱子曰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愚按此亦望人之志於仁也。不是泛論。○安仁利仁能好能惡。皆然。若但作贊仁者。便嚼蠟無味矣。○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大全**勉齋黃氏曰。博奕鬪很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誑誤陷於刑戮之



類以致貧賤也。○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朱子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愚按：審是審於將然之時，安是安於已然之後，皆作實事，亦非閒論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大全慶源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雙峰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

君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大全朱子曰：造次，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為次，亦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簣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仁。○西山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



勉○而○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麤○底○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朱○子○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為○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為○之○採○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果○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雙○峰○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為○榮○然○義○之

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為辱。不得之。若可以為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為樂。人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間。而有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間斷。無毫釐之空闕。而後為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今○人○便○說○好○在○仁○即○惡○  
○在○不○仁○非○是  
○大○全○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  
○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  
○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  
○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須○是○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畧○畧○恁○地○知○好○惡○底○好  
○仁○者○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  
○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曾○好○仁○惡○不○仁○者

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自己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潛室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雙峰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濃。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大全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何如。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生來。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或問。小注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欲蔽之也。解其蔽。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又曰。自勝者強。克己復禮為仁。

語類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舉。

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大全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

語類敬之問。好仁章曰。此不出兩端。好仁惡不仁。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理上。下面說有能。一日用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着工夫。

蒙引。擴天理之至。則至於無以尚之。域過人欲之至。則至於不。

使加身之域。○此章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前一節發起。下二節。是勉進學者之詞。○初言仁者之難得。後只言繇人。不肯用力。耳。反覆太息。不過如此。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大全劉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歎耳。○勉齋黃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語類問里仁數章。說仁自有淺深輕重。曰固是如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見只是慈愛底仁。如里仁為美。却是那全底。○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私。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縱。觀過斯知義矣。考得這般想。是因人而發。專指仁愛而言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大全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為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朱子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



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罕得聞人無不使誠聞道雖死何憾○雙峰饒氏曰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東陽許氏曰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非專為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大全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

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汎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西山真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類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



食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惡衣前  
 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新安陳氏曰內重  
 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  
 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  
 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為士而識趣卑陋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妙○解○尚○無○人○括○出○大金勉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從不

可先懷適莫之念也○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

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

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

存疑處物為義事之可為不可為處之皆在乎義也○義字與

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此言君子處天

下之事心無私而聽於理也○三句語勢要相應又要緊接說

猶云不如彼而如此耳說畧開畧緩便不是

愚按前引邢疏義斷決得中也朱子亦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

制字本嚴重即宜亦是合該如此之意故此又曰義當生則生

義當死則死義當富貴則富貴義當貧賤則貧賤皆為斷然也

今即紹俗語公義伏羲憤義氣義勇皆在斷然毅然處說不



知何緣看作時宜權宜之宜。遂算義是融通圓轉一物。因而謂無適無莫。即是此義。上下語意。滾做一團。此等見解。害人心術。亦不小矣。故論語中凡說義之題。有數十年來。全被講壞。而今始是正者。畧有數條。此其首也。○我不自靠意見。揀義來做。便云惟義是從。何妨。而必曰非我比義。義自與比。若義亦有情性。意思者。此學禪打諢顛。傾之言耳。尤可笑。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大全雲峰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多指其所為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東陽許氏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大全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

則其怨之者不但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雙峰饒氏曰：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已害人處必多，所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大全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拳曲躬，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問禮者自吾心恭

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能禮之節文，何以為國？○雲峰胡氏曰：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為克讓。○新安陳氏曰：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其不能為國，意益在言外也。  
蒙引：天地萬物本吾同體，自夫人牾於有我，而慢易驕放之心

形則其與天地萬物自見隔絕而為二。惟實能盡此理於一身。故其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傲。則天地人物皆在吾和氣中矣。今學者試思斯須之莊敬和樂自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門皆礙。皆其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故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為可知。為己者之事也。苟有患無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為徇於外矣。不患莫己知。

而求為可知。則君子為己之學益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祇自愧而已。○慶源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為患。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為患。此正為己之學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大全勿齋程氏曰。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貫乎始終不息不雜。是

之謂一。○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理會過來。○

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候言一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鸞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一物為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曾子

思發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曰：所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善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大金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朱子曰：盡已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己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止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言忠恕，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

形而下者為粗迹也。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真實底流行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着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止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

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覺軒蔡氏曰。盡己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己之謂恕。須是推己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着力之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着力之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

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

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耳。新安陳氏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朱子曰。忠恕名義自合。依達道不遠。乃掠下教人之意。欲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曾子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

問曾子未知體之一處莫是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淡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真能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

爾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又曰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雲峰胡氏曰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未舉中庸達道不遠專為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恕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之義蓋下學忠所以上達聖人之一下學恕所以上達聖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



之道以為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忠恕為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為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之意也。

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馬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

行之祭。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

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省曉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小大內外本末

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惟無

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孟子所謂時雨之化。正如此爾。然按史記。夫子卒時。曾子之年。才二十有九耳。其聞道之早

如此。可畏也哉。曰。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

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契其旨。而

他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爾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

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措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重以已意推繹聖言。而反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

論語二

五六

成集

告之則雖未嘗誦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無餘蘊  
 其曰而已矣者邢氏以為萬理一貫更無他說之辭亦得其文  
 意者也蓋盡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已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  
 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  
 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  
 是為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  
 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強之功焉爾

語類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事事發出來皆  
 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

即忠義

即恕義

忠却翻手向外是恕○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問  
 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用自體  
 出體用不相離於其用處既已精察何故未知其體之一用是  
 他偶然未知曾子於九分九釐上皆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今  
 人只指箇見成底體用字來說却元不會下得工夫又問曾子  
 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而明之欲人之易曉曰譬如一枝天然  
 底花為人不識故作一枝假底花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樣  
 ○怒之得名只是推已故程先生只云推已之謂怒曾子言夫  
 子之道忠恕此就聖人說却只是自然不待勉強而推之其字

看未只承子出字故云



釋却一般。一辭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怒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其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蒙引吾道二字畧讀道字虛說。一是心不是道。乃道之體也。貫之又不是貫道貫手事也。所貫者萬事也。而萬事之理本具一心。方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未嘗不以心也。而曰索理於事何與。蓋斯時也。事顯而心晦也。及其一理渾然而沆應曲當是

時亦未嘗不着事。而曰取理於心。何與。蓋斯時也。心舉而理隨也。忠怒是曾子平素用力者。但未聞一貫之時。亦未必知忠怒之相為體用如此。及夫子以一言點化他。他方曉得忠怒亦是這箇道理。故因門人一問便把忠怒來當他說。忠未見是體對怒方成體。發出忠底心。做成怒底事。便是忠底心。右陳北溪問朱子之言最為得肯。不費他辭。曾子通身不肯說一貫意思。出一以貫之。猶云以一心應萬事。此箇心若不是盡已而無一毫之不實。如何只管推得去。一貫與忠怒閒架規模總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耳。一箇忠做出許多怒。

便是一理貫通乎萬事

愚按如上諸說則夫子之道四字替吾道二字忠字替一字恕字替以貫之字而已矣斷詞也注脚確然然無一人說得明白者○忠恕而已矣忠恕二字要讀得有力不可順口一直過了既知此然後許分別同異○忠恕本是勉然之事今借來解夫子之一貫且當自然者說先儒語雖多大段亦不過如此○若曾子初不與門人說破自然勉然之別一是要他解得一是要他做得徹上徹下也○忠是箇實心恕是推此實心而行之聖人地位本不待推然除此又無可別解恕處故曰字釋一擬理

亦易明○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月是忠即一義落萬川處處皆圓是恕即以貫之義朱子於此處便說了一本只是如此更無餘解不可搖惑○恕不但是寬恕恕字○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夫子教以從一而貫是何等省便快活宜其應之速而解之明矣古人學問皆是說做底不比今人只是做文字底則門人言下亦當有得不負此一問也○此章以禪門話頭夾入儘好看然只好看中喫只看大學是曾子撰述及言吾日三省吾身學問何等穩實乃忽作此玄妙且先言一貫而後言忠恕是黃葉止啼非實義矣及後先言多識而後言一貫亦非

實義乎。豈有此之一貫為玄妙而後之一貫又不玄妙乎。大約一貫既云忠恕而又言心言理言仁言誠信多事。然離却種種之外。請問一歸何處。或又曰。此是悟底。不是說底。則說尚不得。而如何做得。亦無聞道與不聞之別矣。大抵此編止標正解。不辨餘說。斯其甚者。故略及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大全朱子曰。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  
○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

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  
○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  
○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  
○雙峰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  
○王氏曰。篤好

在喻後志習在喻先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大[全]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闢截○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

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也○朱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

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者亦非也○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

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西山真氏曰。起者。諫然興起之意。熟者。反復純熟之謂。怒。槌之流血。猶不敢怨。况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槌。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大全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峰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大全南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愚按集註。為此故也。為字。即為力。不同科為字。然在本條。亦用。晉恥字。若說恥。又說為。則重僮也。○范注與圈內小別。大全三條皆繫范下。是故悉去之。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着實之意非徒簡而已○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甚分明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大全或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朱子曰然○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南軒張氏曰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雙峯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

愚按欲字在心不待言然只是要得如此之意據為主腦非是○集注胡氏謂一貫以下至此疑皆曾子門人所記則學問源流篤實如此而謂當時一唯亦如今之叅話頭忽然撞着相似又何足信也○君子則欲如此小人便欲如彼蓋各人意思不同若謂訥敏不紗妙於一欲字則又何以處小人乎或稍重君子字方有力凡論語中說君子者皆如是不但此處

曰書說句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大全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存疑德不孤是論其理必有鄰是指其實註必以類應尚在德不孤內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大全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東陽許氏曰

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存疑君有過而不諫非也數諫而取辱亦非也是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若有過而不諫不行而不去則是苟祿而已非人臣事君之道也交朋友亦然

四書說約卷之五終



